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 現代修正主义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 现代修正主义言論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
现代修正主义言论**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

开本 850×1168 壹米 $\frac{1}{32}$ ·印张 5 ·字数 86,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第一书号 3001·805 定价(五) 0.46 元

出版說明

為着適應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需要，我們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目前爭論的幾個重要問題，分別編輯了一些資料，供讀者參考。

每個問題的資料分冊出版，冊數不等。但是一般都包括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老修正主義者的言論，現代修正主義的言論，帝國主義的言論或其它有關資料。

因為資料的數量很大，這次出版未能核對原文，譯文也未重新斟酌。如果正式引用，請自己負責校對。

我們希望讀者多提修改、補充、校正的意見，來信請寄人民出版社總編室。

1951.8.9/11

編 者 說 明

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在民族解放运动問題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錯誤言論。他們表面上有时还裝作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却对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鄙視和否定的态度。

他們借口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學說，进行了篡改和修正。他們背棄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阻遏和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还对坚决支持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恶毒攻击和誣蔑。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錯誤言論是很多的，本书仅选录了較有代表性的部分。从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唱的是一个調子。这些言論是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关于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反动理論在新条件下的翻版。它們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直接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別是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为了閱讀方便，我們把选录的言論，按几个主要問題分类編排，并用他們原来的措詞分別加上标题和黑字邊題。

本书选录的言論，有不少地方，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作了歪曲的解釋和引证；还有許多地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作了歪曲，甚至是明目張胆的捏造。对于这些，我們均未加批注和說明。我們相信，只要讀者把这些言論拿来，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論点，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貫主張，对照起来讀一讀，是不难識別其真偽的。

本书收集的材料，截止于一九六三年底。

編輯工作上可能会有不少的缺点和錯誤，欢迎大家批評和指正。

一九六四年三月

目 录

一	貶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区	1
一、	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发展	1
二、	中共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偉大意義的論点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9
二	詭称帝国主义殖民制度已經崩潰，取消被压迫民族的反帝任务	21
三	宣揚帝国主义和联合国能够恩賜殖民地独立，援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經濟	34
一、	帝国主义和联合国能够給予殖民地独立	34
二、	帝国主义和联合国能够援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經濟	42
四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叫囂扑灭一切星星之火	48
五	鼓吹通过和平道路达到民族解放	55
一、	和平过渡的理論同样适用于民族民主革命	55
二、	提出暴力革命的人是冒險主义	62

六 鼓吹通过和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軍达到民族解放	72
一、爭取和平共处与和平的斗争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和中心	72
二、实现全面彻底裁軍将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开创发达国家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新紀元	82
七 宣揚民族主义国家不經過革命变革可以走向社会主义	90
一、民族民主国家是非資本主义发展的政权形式，它不反映某一阶级的利益	90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能把民族主义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105
三、新独立国家正在经过国有化和国营經濟的增长，朝着社会主义发展	108
四、印度尼赫魯政府将沿着反帝和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20
八 为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行为进行狡辯	122
一、苏联一贯給民族解放运动以全面援助，并且是保障年轻独立国家免遭侵略的可靠挡板	122
二、联合国在刚果問題上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苏联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6
三、关于阿尔及利亚問題，苏联不干涉法国的内政，希望法国巩固它的尊严	129
四、成立包括海外領地在内的“法兰西联邦”或“共同体”是法国共产党的一貫主張	136
五、中印边界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荒唐的	140

— 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否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是当代世界革命風暴的
主要地区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当代
主要矛盾，它决定着民族解放运动
和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发展**

**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
盾**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根据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
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壟断資本同
壟斷資本的矛盾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
义之間的矛盾是决定性的矛盾。

.....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同
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更加有力地作为我們时代的基本
矛盾而提了出来。不考虑这种矛盾也就不能正确地确定当

代的其他矛盾。

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編輯部文章：《爭取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反對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是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斗争的結局。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对于能不能說当代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矛盾这一問題，理論和實踐的回答是：不可能。

.....

当代主要矛盾决定着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发展，而不是把它們顛倒过来。除去理論证据外，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

匈牙利《社会評論》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帕特科·伊姆雷：《我們时代的主要矛盾和民族解放运动》。

要知道，只有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最有組織的力量在那里活动的并且有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与之相对抗的那个地点、那个据点，才能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才能是首先解决当代矛盾的据点。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

命过程中当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然而它毕竟不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主要据点，因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强大的力量没有集中在这里。

今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他们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是世界社会发展的中心点。当代基本矛盾正好是在这里解决。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正好是在这里。民族解放斗争动摇着帝国主义的基础。但是它却不能摧毁垄断资本在宗主国内的统治的社会经济制度。

苏联《国际生活》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八期，
科里奥诺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武器》。

这些地区确实是集中了各种矛盾并成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和世界革命的主要地区吗？上述论点全部是不正确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并不集中全部矛盾，它们不是这些矛盾的焦点。难道能够忽视这些大陆的数十个国家的内部及外部条件的独特性和不同性吗？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有组织地集中的无产阶级，以便使这些地区成为集中所有矛盾，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吗？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是也不能是现代矛盾的中心。这种论点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掩盖各个国家的任务的特殊性。

同样也不能说上述地区是帝国主义的最薄弱的环

节。难道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已提到日程上，以便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在这些国家中的帝国主义統治，即現代資本主义了吗？

捷共《党的生活》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六期，哈夫利切克：《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線問題》。

“中間地帶”的概念，模糊了当代的基本矛盾 中共领导違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模糊当代基本矛盾的問題，运用了所謂“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間”隔着一条“中間地帶”的概念。它断言，“美帝国主义的不会改变的战略目的”是在这个“中間地帶”进行侵略。……

十分明显，“中間地帶”的范疇用地理的分法代替了社会的分法。沒有必要证明，不发达国家不仅同美国，而且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有着最尖銳的矛盾。而“中間地帶”的理論实质上是把帝国主义国家(美国除外)和所有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地附屬地位的国家和人民連成一个整体。然而很明显，不发达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根本談不上任何一致。相反地，实际上存在着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一致(同时存在着矛盾)。

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編輯部文章：《爭取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

“中間地帶”的概念是用地理的观点代替社会的观点。把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为本身彻底实现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年轻的独立国家以及殖民帝国残余势力結成一体，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就掩盖了它們之間存在的根本区别和矛盾。

“中間地帶”的概念忽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成各个侵略集团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导致对这些集团的危險估計不足。从另一方面說，忽略了真正新的地帶的存在——世界上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又包括执行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年轻的主权国家的地帶的存在。

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四期
編輯部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
和中国領導的分裂綱領》。

“中間地帶”的概念提供一幅当代国际关系的歪曲图景。它实际上在掩饰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侵略的危險，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放松警惕，以为美国反对他們的侵略行动只不过是一种“烟幕”。

同时，这种概念由于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仅仅說成是美国扩张的对象，因此对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的侵略意图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危險估計过低。这种概念之所以特別有害，是因为忽視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复仇政策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和平事业

的威胁。这种对实际威胁的忽视，只能引起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

同上。

民族解放运动是非阶级的运动，只具有次要的、附属的意义 民族解放运动，还有它所派生的亚非团结运动，都不是阶级运动，加入运动的是各个不同的阶级，它们是被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斗争联合在一起的。然而，恰恰因为这个运动具有反帝性质，所以它客观上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最先指出这一点的是弗·伊·列宁，他写道：“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列宁的分析，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者，这也首先是因为考虑到这一革命的共同前景。共产党人从来不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导致世界资本霸权崩溃的主要因素，从来不把这一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从来不把这一运动和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立起来。同样，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用只是一类被压迫者、即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团结，来代替世界一切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各社会主义民族的团结。亚非团结运动，再加上声援拉丁美洲的运动，是一支重要的反帝力量，但是它没有强大到这样的地步，可以不同世界

社会主义力量，不同国际无产阶级結成联盟，就能胜利地决定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結局。

首先，把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这三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从社会意义上看作是某种統一体和完整体，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恰恰由于一般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團結运动，是非无产阶级的，非阶级的，就其成分來說是互相矛盾的、复杂的，所以它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力量，并且不可能使帝国主义崩溃。

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
米尔斯基：《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亚非團結》。

社会主义体系，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决定性力量。中共領導显然不同意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它糾纏不休地提出世界革命过程的震心的問題。中国同志认为，这种震心，或是“風暴的主要地帶”，就是展开民族解放运动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同时，中国同志把次要的、附屬的意义賦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立体系的斗争，然而正是在这两者之間展开了規模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搏斗，这場搏斗的結果决定着全人类的未来。

苏共《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
編輯部文章：《爭取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反对修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針》。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解放进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摧毁帝国主义陣綫的强大力量。同时，它的成功取决于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因此，为了推进民族解放革命，有效地帮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斗争中的人民，必須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充分地显示出自己全部巨大的革命可能性。

同上。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遵循的是，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过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可是它主要地只能解决民族解放的一般民主任务。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只能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的成果——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德意志报》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社論。

亚非国家自己无力摧毁帝国主义。如果說它們今天在取得胜利，那么，这首先是因为它們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最广泛的支持。

苏联《政治自学》杂志一九六三年第八期，
斯塔魯申柯：《民族解放运动的現阶段》。

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至今还不够战胜資产阶级，我們就能像中国领导人一样从中得出結論——认为反帝斗争的“風暴中心”已轉移到世界上以前的殖民地

區了嗎？能够認為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也成了革命斗争的先鋒队了嗎？提出这个主張就是相信靠民族解放运动的帮助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然而經驗證明，尽管帝国主义在殖民政策方面不得不忍受严重的失敗，但是帝国主义并沒有崩潰，而且今后显然也不会只因殖民制度被消灭而崩潰。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統一》月刊一九六三年第十一期，保尔·馬爾科夫斯基：《資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

二、中共關於民族解放运动偉大意義 的論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中共領導只按照居民的数量來確定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 中国领导人走上了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代基本矛盾的道路。他們借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居住着占人类三分之二的人口，而认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是最深刻的和最尖銳的。

这种从数量上来确定时代基本矛盾的态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苏共《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一日，格列澤爾曼：《当代矛盾和可怜的北京理論家》。